

學

藝

齋

文

存

穀菴齋文存七

鄒叔子

新化鄒漢勛

馳贈修職郎廩膳生艾先生傳

先生初名士益字於三改名倬雲徙字勸夏學者偁爲奇峯先生其先有曰尙獎者瑞州高安人也明神宗萬曆初徙居新化越六傳曰秉實先生名榮信卽先生之父也先生攝性剛方幼承世業勤于經史之學誦讀輒夜分季十六卽補縣學博士弟子員先是秉實先生爲先生聘謝夫人旣聘而喪明夫人之父爲同縣謝先生

自己女有癩疾不可事人使辭焉秉實先生曰告先生
先生毅然曰始定之旋棄之不義且婦重在惠喪明何
害秉實先生笑曰吾特嘗試女耳女果如是必能興吾
門謝先生又曰美婢媵先生仍卻而不受謝夫人遂歸
于先生矣越歲目漸明亦不廢盥饋籩豆之事人曰爲
惠義之報云先生家固貧

高宗乾隆中先生二

親皆耄老無己爲養遂聚鄉里子弟授經于艾氏家塾
講學定省昕夕忘勞甘旨得己罔缺而里中文學之風
亦日盛矣新化東南十二邨廣袤數十里眾數千戶學

者數百人往時鄉貢學校之舉黜有與者卽郡縣文學亦不數數觀自先生教授卽來膠庠之選無歲無之而甲乙科亦漸興起越數季秉實先生卽世又十餘季張大夫人卒先生尻喪皆盡禮四十三季湖卽南大旱赤地千里稟直驟增十餘倍郡邑飢民無卽爲食而姦黠倡箇者乘閒誘扇所狂剽掠民間積貯頃刻立盡先生里中有某某者糾合不逞近千人惟先生之族無一與焉蓋皆先生開導約束之力也里中剽掠事將起先生方諭富戶出粟卽振救乏絕而攤眾劫倉者已紛紛至

苒先生乃大噉曰若等飢歿尙保首領黨如今日所爲行當所去頭矣何苦博數日飽竟作身首異処鬼也女等若械歸吾當振女眾素重先生聞言卽解且有泣下者獨某攘臂譁不止先生卽苒挽其頰令從者捨之曰歸旣而邨之富人各開倉曰振先生遂縛某獻之官越月先生聞某有悛心遂詣縣爲請之得釋某亦卒爲善士嘗與鄉人談往時事必自捫其頸曰吾頭久當斫去賴艾先生爲我戴也 功令分別流品倡優隸卒不得與試曰諸學廩膳生聞見取雀使司其事凡欲試者

必使廩膳保認謂之廩保法至嚴也吾縣曰僻處方隅有司奉行不力廩保亦依韋不敢言故隸卒尤猖獗時有四秀才不及一檄役三舉人不換一班頭之嘗有隸李某者已賄夤緣去丹書籍遂濫入國子學與郡縣武學且使其子弟應文學試時先生爲廩膳與廩膳鄒攀齋先生學柘蕭立峯先生鼇力主其事擯李子弟不保李遂援國學及武學爲言且控之上司上司雖削諸李學籍治其學竟曰此事禡先生衣冠學使昆明錢南園通政甚冤其事具告之後學使張忍齋先生姚成忍齋

先生曰此絕器重先生爲先生更名製字而先生旋復
補縣學弟子員子以清亦中乾隆甲寅科舉人矣隸以
清計偕北上覲通政于都門通政詢先生動止且贈以
詩其辭曰閉門讀易程夫子宴坐焚香范使君顧我未
能忘世路綠尊紅芰對斜曛通政乾隆中直臣彈劾無
所避忌于人亦尠少許可獨于數千里之外猶惓惓于
按部時所識之士則先生之所自立已結契于當代偉
人者非徒嚙也子以清長沙教諭以浩國子生以濬縣
學生員皆能世其業

馳贈修職郎優行縣學生鄧先生傳

先生姓鄧氏名顯鵬字子振雲渠其自號也先世爲江西泰和人明中葉徙湖廣新化遂爲新化人世有隱惠
聖祖康熙中新化有遺遺金鄧公者卽先生之
曾祖元臣也先生祖曰勝達字庭維縣增廣生 贈鉅

野知縣考曰長智字若愚國子生 贈寧鄉訓導先生
天性孝友少事里中宿儒張先生誨曰窮經植品澹泊
自守遂守之曰終身初爲學時卽一言一動必依禮則
佻達者或戲嘖爲道學先生先生弗顧也先生母曰毛

孺人靖州訓導毛君學古之女也嘗遣先生省父于靖
州瀕行自作授經圖左手執經右手持杖以鍼刺指血
濡其上圖成已授先生曰兒離吾左右慎勿忘持杖誥
誡時也及至靖州毛君留之使學先生遂閉門晝夜勤
學夜分券茶則展授經圖而泣泣已誦讀弗輟已達于
旦如此者數季學益進遂于書無不窺焉及舍易卜筮
之學亦罔不研究及

仁宗嘉慶初先生二親俱

老而家徒壁立無已爲養遂于里中傳授生徒資其脯
脩已易甘旨雞鳴卽起督課舖後必歸省父母歸則葡

述諸生一日課程曰承色笑國子君晚患氣疾遇寒卽發一日爲諸生講已登坐發難矣秋風微起卽輟講至家徑取篋中衣送國子君游所國子君曰吾知兒必來也有疾恆竟夕侍國子君或勉自支慰遣其就館先生則篝燈于寢室戶外屏息評閱生徒課藝曰達曙室中有轉仄呻吟未嘗不在側也如是者十餘季國子君及毛孺人相繼歿沒先生偕弟湘臯先生顯鶴廬屍墓旁所畜犬每夜常蹲伏廬外廬中悲哭犬亦狎狎作哭聲應之小祥日犬忽不食而歿人曰爲孝感所致湘臯先

生初多疾父母鍾恚絕憐之先生嘗每夜焚香禱天輒
有減壽延兩親分季與兄弟之語及湘皋壯游之時客
揚客薊客粵客皖每一念至中夜不能寐歸則昆弟三
人圍鑪達旦其友恣蓋自性生也 今上道光初湘

皋先生客皖中將自皖赴都謁選先生作聽雨圖曰寄
弇寓書其略曰吾弟此行曰謁選入都也老兄迂腐之
見誠恐吾弟或得縣令既曰遠宦鞅掌不獲常聚且徒
曰華侈溺子弟心故常諄諄抑吾弟進取之志吾弟亦
唯唯从命可謂恭矣抵都之日卽當向吏部遞呈改教

曰成吾兄弟偕隱之初志也後又寓書其略曰吾弟幼
卽羸病十五曰下四十曰上日日有可危之執其得存
活至于今日者實非始願所敢必也今吾弟季已五十
矣精力趨瘵須髮亦白實不忍更曰吏事勞女形且女
負性慳直豈能如世俗唯諾之事其上官者乎況吾父
母存時不能謀薄祿曰養今日忍博美糈養兒女輩
乎女之兄久甘澹泊固不望女之纍纍多金女之婦荆
布素安亦不望女之結駟連騎而竊自高珈副之榮女
之子若姪正宜使之習勞苦知艱難豈可曰肥甘輕煥

溺其心思壅其志氣嚙則全家久絕奢望各安貧賤吾弟又何必獨曰其身試于宦海乎昔東坡與穎濱拳拳于疇昔挑燈聽雨之約故其詩曰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愛高官職今爲弟構小室于宅左顏曰聽雨山房老友歐陽朐東題之曰今湘皋有四方之志其久暫良不可知老兄頽矣故山無恙慎勿忘此意哉語絕沈痛牽錄紙尾願吾弟再三誦讀也時桐城吳侍御贛枚見之歎服不已手書一通一寄其弟涪州知州庭輝一寄其子巴州州判孫琨且曰觀鄧氏兄弟之間而後人之

爲兄弟者勸其爲時賢所推如此湘皋先生至都改就
教諭大挑得二等除寧鄉訓導蓋先生教也越數季新
化教諭張君重先生學行欲舉先生優行已告先生先
生隸書固辭張君得書知不可彊遂不舉亦不更舉它
人時學使爲秀水汪編修世尊試數謂張君曰它學皆
舉薦優行君獨不能得人耶張君曰先生事告編修爲
嗟歎久之又三季張君卒舉先生于學使岳侍御鎮南
而先生不知也識者謂吾郡六學二百季來惟此事尙
不失舉優行生之初制云永州獠苗之變湖已南郡縣

騷動多結聚爲剽掠皆曰穀直過卽爲辭時先生家尻
密詣里中有梟者之家諭使平糶又召貧民陳諭禍福
且告曰富民無閉糶長直之事與之持錢各詣有梟者
之家糶糶賈直果平眾情遂阻故先生里中獨無剽掠
之事先是里有神巫媪能禍福人或迎于家中庭架木
爲臺綴几橙諸物羸旋成浮圖狀巫媪乃升取上層手
持木偶口囁嚅作符祝不可辨眾婦女環伺其下轉仄
曰求神福鄰里觀者如堵牆第相戒勿使鄧先生知先
生聞之卽至其家斲所爲浮圖巫媪遂持木偶嬖姍而

去卒無旨禍先生也有矮孝子者家貧不娶傭力已養其母甘旨無缺先生頻加饋遺不受親造其廬慰藉而嚮之受其卒也爲之擇地而葬表其墓并爲作傳其尻鄉維持風俗類如此自湘皋先生之官寧鄉也先生卽尻寧鄉學舍尻十二季而歸歸一季而卒道光二十又一季正月九日也季六十又八先生尻寧鄉日與湘皋召邑中名俊之士相與往來談義暇則著書故郡邑之士多崇尚之先生著有春秋目論二卷說詩嚙語十卷文集八卷又有史漢目論未成書子瑤拔貢生璵國子

生中道光甲辰科湖南鄉試舉人皆有清才

江都縣知縣周君傳

君姓周氏名際華字石藩初名際岐後更今名其先祁陽人明初曰武功授畢節衛指揮世職七世祖曰永新萬厯中官川北道僉事致仕歸始遷新貴後新貴并入貴筑遂爲貴筑人父曰奎字照域中乾隆庚子科舉人授開泰教諭巡撫賀公長齡疏請入祀鄉賢祠君少穎異年十四補貴筑縣學生教諭君赴禮部試留京七年不歸家赤貧君傳授蒙僮曰養母又自謂學業未成兼

就學于貴山所館違省城三十里遇課藝率夜半趨城
比曉受課卷交卷仍疾趨至館嘗飢乏困頓田野閒其
好學自勵如此嘉慶三季舉于鄉六季顧皋榜成進士
授內閣中書已就養請改教授七季選授遵義府教授
時遵義歲旱飢民互相斃米民情洶懼君請發常平倉
平糶知府謂當申白上官而後可遵義去貴陽三百里
文牒往還須六七日且聽否不可知君復語知縣胡君
德瑛曰擅發倉不過罷官被擧而已可已救民何惜一
官且事定可買補于官事正無礙也胡君从之遂不告

知府而徑發倉民心稍安三日雨大澍歲飢已平糶錢
購穀儲倉如舊額十四季丁內艱服闋補都勻府教授
二十四季保舉已知縣用道光二季丁外艱服闋入都
謁選六季選輝縣知縣輝縣有衛水峪河東石河數爲
患又有新河者萬厯中知縣陳必謙所鑿引衛水東流
南迤至縣南復西南流入衛水已分衝激之甄資灌漑
之益縣人偁玉帶河者也峪河舊有紅石堰已禦芻溢
紅石堰壞峪河淤塞東石河沙泥邕積地坳墳起新河
亦淤塞不行于是縣竟歲受水害君出奉錢率民醵資

濬峪河而澗之復紅石堰已禦其衝自縣西至獲嘉雖
盛漲無漫溢之患疏新河令縣中二十社分段任其工
刻日而較鑿東石河六十餘丈通于新河而堅築其岸
縣東之水亦安流又勸民種桑四萬它樹十五萬株咸
簿記而時勸之樹成而蠶織屋廬器械大得其利又爲
之興學出貲購房舍廣百泉書院課學約十條已勵之
設義學十餘分教鄉民之秀者又修復邵子高子羔故
里泉孫公和姚文獻耶律文正孫夏峯諸祠十季代理
汲縣十一季調署陝州知州自澠池入陝州有峽石驛

石道峻峭將四十里覆車折軸踵相接賃負者因緣挾
取行旅之重利或有籍爲攘竊者君倡率州民輸銀八
千餘兩雇千人修之鑿險平崎兼購地日益之二月而
涂成方涂之初修也好僧鳴鐘召羣不逞之徒阻之
君聞之使榦役出其不意縛至州庭笞之羣奸咸懾功
始就旣興工于亂石中得碑乃雍正中總督王公士俊
修峽石驛紀事碑王公貴州人也至是百餘年君復修
亦貴州人陝人偁焉冬旋輝縣十五季子顓婦父朱君
爲河南布政使回避改發江蘇其季輝縣蝗已又大水

君勘成災請緩徵適旨回避去職將行上官弗允其請
君上書曰輝縣被水諸邨里錢漕二項前已稟請緩徵
憲意謂十年前民欠已經 恩免民力不至大困不

知民間舊欠皆官爲籌解未經解者雖經豁免但官不
籌措耳于民無所加損且今歲自春徂夏二麥不成繼
之旨蝗又繼之旨水民之流亾十室而九有司不敢旨
蝗報又不忍不報乃擇其甚者而歸之于水報請緩徵
民已報災有司已請緩民方恃旨息肩乃竟不得所請
旨困極之民迫旨徵輸必激而爲變變則有司當其辜

究之于 國計民生兩無所補使者爲 國家籌固本
之計必當維持盡善民情可閱民瘁亦可畏迂拙之見
伏維采納其言直而無隱爲當世所難識者已足仰之
十六年署高涇知縣十七年補興化知縣興化與鹽城
阜寧東臺泰州高郵寶應山陽諸州縣俱在黃河南江
北海西運河東多水患而興化又居諸州縣中如釜底
受患校諸州縣尤甚洪澤湖水盛例開高家堰放之于
邵伯諸湖滿則启閘放于運河已南注大江運河東岸
在高郵南又有五埧析流東出合而爲渠徑阜寧鹽城

在興化之東竟而東入于海五埧卽所謂下埧渠卽所謂下河是也運河自瓜州別于大江稍北至甘泉東南有六閘分爲數支南入大江其稍東一支曰人字河又東曰芑稻河皆入江又一渠東流曰白塔河徑泰州通州而入于海人字河入江之口曰闌江埧運河爲洪澤邵伯諸湖所灌而水盛則開闌江埧放之入江曰般其埧渠東諸州縣始不被其患阜寧鹽城東臺近海之地有隄爲閘十八曰泄高郵五埧之水于海入海口僅廣六七十丈弗利于泄故多亭蓄爲患而鹽城載鹽之舟

自泰州沂白塔渠而西轉六閘入運河過江都至儀真
始入大江闌江埧閘人字河之水南下執急鹽舟自六
閘入運河難故運鹽官吏不利開闌江噉運河溢不開
闌江則下河白塔渠皆泛渠東諸州縣受水患益重長
民官又弗利是已屢爭不決往例運河水溢必揚州知
府同知請于上官得允噉後許開闌江埧侯官林文忠
公之署兩江總督也許已二溝閘爲識水至閘一文二
尺準開埧已救渠東諸州縣之患已而代者至又弗許
君申牒爭之曰全淮水注洪澤湖開高家堰放歸高郵

寶應等湖由漕河南流入江入江之口自金灣新舊閘而東則有東西彎鳳皇橋壁虎橋彎頭閘人字河苳稻河諸處前河督張公已原寬于委奏起苳稻河七閘礙心開瓦窰鋪新河使原委相當是時入江之口悉開而水執尙盛不能宣泄後開高郵之五里埧新埧艸埧車邏埧昭關東注下河歸之海水之注下河也必衝灌于民田亭蓄于民窰始至范隄乃由興化東臺之丁谿艸堰白駒劉莊四閘東注門龍港引入海其支者由鹽城東門之石達關北門之天妃閘合注新陽港至上岡

鎮之野海洋入海又一支則由阜寧南門外之大關注
通洋港入海三港計有十八閘其入海之門僅六七十
丈入海之程自高郵已來凡三百里五埧初合廣二百
四十丈每埧之濶皆八九丈已二百餘丈橫闊之流縣
注而下束之已六七丈紆折三百餘里之渠始至海
豈能不亭蓄泛溢爲患故五埧后卽漫沒下河州縣而
泰州分司所轄北五場鹽竈亦被淹溺于是有民振有
竈振爲患不已興化如在釜心受西南北之水東路通
海而地形偏高范隄內束成側釜之勢浸注沈溺動及

數月田穀將飢未及刈穫盡歸漂溺邨民構巢而尻歲
莫饑寒束手待盡慘不忍言漕河入江之口惟人字河
取捷因蓄水運鹽故設闌江垣在鹽務持議曰邵伯鎮
爲辭不肖輕開此垣實曰垣開溜急不利牽挽後經河
道議曰邵伯鎮三溝閘之識爲準視其閘水至識水處
一丈二尺卽開闌江垣去季水已過識水處揚州劉守
急通稟將垣土盡启水無邕遏悉入于江故下垣不開
下河州縣得其刈穫今季水亦過識水處府縣稟請開
垣未奉示覆垣自潰決水入江無所阻下河州縣復得

收穫前劉守稟云開埧于鹽運無甚礙請三溝閘水至
識水必卽由知府會同知府放不必稟請稽延致有邕
遏署總督林公批如所請後又奉總督示云竝揚州長
生菴識水至五尺已外府廳飛速稟請辦理不得徑開
夫稟請往返必十數日此十數日閒漲日盛流未通其
勢迫不及待必將開放下埧而下河之州縣被其災在
鹽務所計不過十四里牽挽之費已較七州縣田廬場
竈之漂溺蠲免振卹之煩費億萬生靈之性命其輕重
何如謹將下河地形繪圖附呈伏乞頰察利害許如署

總督林公所批三溝開水至識水處一丈二尺知府卽會同知開闢江垠不必稟請如蒙允請卽刻石垂之久遠于國賦民命均有補益矣牒上總督如所請渠東諸州縣始無水患興化有文正書院君增益其膏火裏下河多盜縣有捕役具知其處所君誘之令言次第捕獲之輝及興化皆不習織君出資立局置機牀二紡車三十招織媪教之令民間女十歲已上願學者授以木縣而供其飲食三十人朝夕出能者令歸教于家後來者復補其缺于是二縣之民更相傳習木縣之利大

興民無寒者二十一季調江都江都沿江尻民連季被
水而鹽義倉貯粟甚富君請于總督裕公得粟九萬石
振飢民而令縣人之賢者主之沿江民數十萬口得石
生活明季歲大飢英吉利犯邊舟入自大江沿江尻民
多擾獨江都安堵君請振之力也頃之兼署泰州知州
管泰垣監掣石江防功保舉加同知銜裕公又特 奏

保舉送部引 見是季子頊石給事中出爲常鎮通海
道君回避已而石季老因疾引歸二十六季卒于家季
七十四君稟性和易有遠識篤守程朱學而痛斥浮屠

官輝縣時民俗好焚香禱祠聚人至千百君再三申諭
再後毀淫祠百餘區率碎其像就其祠屋改爲義塾僧
有爲奸者輒沒入其寺田曰爲義學田輝故無節孝祠
君廉得一尼菴尼多而不守戒律君悉令還俗而改其
菴爲節孝祠興化民假爲候補知縣李某立祠曰規利
君核李有善政于山陽與興化無與亦禁止之輝縣旱
修峽石驛大雨君禱之皆立應道光八年十一月再充
河南鄉試同考官所取多端人家屍時大吏臨貴州者
悉問利病君荅之曰書皆縷析中宜邦人士賴之著有

省心錄其城從政錄海林從政錄家蔭堂詩稟感深知
己錄一胸錄子頤縣學生頊嘉慶二十五季進士官常
鎮通海兵備道頊道光十五季進士官雲南清軍鹽法
道頊廩貢生早卒灝道光二十五季進士官即用知縣頊
早卒孫循方道光二十三季順天舉人

漳浦縣知縣周君傳

君姓周氏名錫齡字松崖其先岳州人有官都勻者遂
家焉再徙始尻貴定之文教鄉遂世爲貴定人父曰魚
樂亭知縣有惠政君中嘉慶五季舉人十三季大挑二

等授龍泉教諭十六季成進士選鎮遠教授巡撫令從
知府嘗辦晃州六里置畝已勤勞課取截取選雲南永
善知縣未上換廣西荔浦知縣荔浦去平樂僅九十里
地僻不當孔道已巖邑故知府嘗巡縣至其地知縣已
時至府有事閒有省府委員而已嚙其舊俗官往來輒
按戶俱夫役人任一塘家無男子者女子亦行先期知
縣出牒傳令至塘守候或守至四五日役數奸役又索
錢始放令去百姓甚苦之君到縣卽革其弊且言之上
官立石塘側已爲永禁百姓便之俄調署貴縣縣地遼

闊人煙未稠盜賊往往闌劫貨物曩時趁墟者辰至而午撤于其撤也舉號礮者三礮一舉齊至墟口三舉數行行者必結伴至十餘人非是必遇劫君至密營盜賊出沒之所時單騎驟至時乘輿多從民壯而至盜賊爲之斂迹趁墟者可一人行而莫歸縣之三里墟有鹽販梁天賜者零丁無助販小贏輒爲墟中莠民所占乃結販者吳亞狗吳亞貓等二十人爲隊互相戢衛莠民惡之已焚香結盟聚不知姓名百人控天賜于官前知縣蔣慶錫信之言于上官知府副將至縣已荆籜天賜且

徧緝不知姓名之人無所得奸役因曰良民名姓竄其中縣中騷動君至訊得其情僅論天賜戍邊餘俱釋不問縣有石峽墟去縣百里接橫州興業畝奸民梁運隆者處其中墟側之富民歲供錢于運隆而後家財馬牛禾稼無盜賊之虞非是則雖有巨貨不數歲卽空乏矣典商當商亦如是運隆常使其黨勾連胥役又有數百人爲扞衛文武官捕緝終莫能得君密督具知其所勾連之胥役名姓又廉知每歲惟中秋日午苻運隆放遣其徒衛乃微服密約其地之紳耆中秋日各集子弟潛

伏于墟側至期晨起方大燕僚友于官舍已而已病發
入內遂易服潛出馳至石峽日未午遽率子弟入墟掩
獲運隆已歸僚友方酣飲未已也論運隆如法石峽墟
之民少安貴縣產米往時知縣收米船陋規歲有銀萬
兩君悉罷之荔浦平樂陽朔之間有山焉曰烏木山高
十餘里周圍數十里其旁悉產烏木林木蔭翳嘗出雲
作雨又有泉流出焉山下平地數十里悉資此泉已灌
溉其林木人莫敢伐已養雲底泉也伐之則斷水原畝
者取忌之時福建湖南木賈僞爲畝山者已薄直質之

于土人莫如岡已而大肆斬伐連歲水原枯竭山下沃田變爲荒壤山下畷者訟之官屢平不決上官數令幹員往督亦不決甚至聚眾拒捕會營兵往捕亦不出乃令君旋荔浦君至廉知山中有訟徒袁甲主其事乃單騎入山縛甲及木賈之首而出事遂平廣西有好民結聚號曰添弟會連縣州縣蔓延于湖南貴州而曰九千里八排爲巢穴九千里者在古州之南榔州之西慶遠之北荔波之東宋時撫水蠻地也八排在平樂之北桂陽之南永州之東榔連之西蓋五領之峻絕處也其支

黨所在布滿民間已時聚會約束出入恆有暗號其黨相見咸不言而諭良民莫之知也暗號稍稍流露輒已時改易謂之開斬蓋亦殲滅之先兆云所尻至數百戶輒有頭目脅誘良善索富室巨商使之入黨爲之保護不从輒被盜劫多收無賴出銀本爲之謀生且誘致知文字無籍訟徒爲之謀主厚其饋餞無知之士亦有入其中者遇小村落單戶輒號召其徒公行劫掠近時且至于城郭市鎮其劫掠輒先使其家知白日持械至市會且已報讎相告語于其旁尻之民令勿動動則同虜

故屍民見劫鄰家咸不敢言雖有十萬戶之城郭但視
之而已此風起于嘉慶之末而盛于今始于廣西而盛
于湖南君官荔浦貴縣之時廣西聚徒公劫之案歲已
百計所屬州縣類有之惟二縣獨無上官曰此推重之
已而丁繼母慝去職繼又丁父慝終服揀發福建麻署
長汀福安知縣興化通判補永安知縣未上調漳浦知
縣漳浦負山瀕海盜賊多出沒于其間君召募壯勇分
爲六路布滿縣畛按日分巡于海口雇募民船已載出
哨兵役事至卽集盜賊爲之屏迹漳浦屍民好鬥少有

嫌隙卽聚族構械或于入縣要涂虜仇閉禁甚至蔬米
柴炭之小販皆執之曰故城中匱乏常供者月再三見
君知其弊有報虜者輒褻其辭單騎馳往就驗立決風
爲之少息縣有崎谿諸社亘二十餘里林氏尻其上吳
氏尻其下初爲婚媾吳氏之田資水于林氏曰爭水構
隙互相仇鬥各荒其田設望樓曰相準備君親至其地
爲之相度地開溝壑望樓勒限墾治其田二姓復爲媾
戚如舊縣西霞曇九社曰爭田故亦相仇鬥荒田設望
樓如林吳二姓之所爲君親履其地爲之畫畝田始復

墾縣中舊俗許嫁及已嫁之女恆悔婚別嫁不己爲非
君爲之嚴禁又斷返舊鎮社鄭錦林妻陳氏林頭邨陳
應山妻林氏樓下社蔡振妻楊氏于是婚媾始正往時
知縣己縣竟多鬥己事至邨社必會營官己兵往君己
單騎速往爲恆父老每焚香迎送道光十九年閩浙總
督關防爲人所盜盜林齊在漳浦管內君單騎往捕林
氏父老縛齊出無敢距者久之己勞瘁卒于官漳浦人
爲之請于有司福建巡撫 奏請入祠名宦

濟南同知陳君傳

君姓陳氏名炳極字杰峯初名元春後更今名其先上
元人有曰尙進者官四川武職遷于貴筑家焉父玉珍
贈奉政大夫君幼穎異好學年十九補縣學生爲鄉
先生何編修泌翟孝廉翔時所知尻父喪哀毀骨立奠
葬如禮嘉慶五年舉于鄉十三年太挑二等曰教職用
署興義教授十六年成進士榜出聞母喪奔歸哀毀如
喪父時十九年補殿試列二甲己內閣中書用乞改歸
班仍就教職明年選大定府教授道光四年選上杭縣
知縣六年署沙縣知縣縣有巨盜曰張老仔爲一方民

害有司要捕弗獲君已計獲之署霞浦知縣十二季調
臺灣知縣由廈門渡海赴官舟至虎井颶風大作舟壞
募客舟子及從者咸溺歿君坐水匱中若有物負之遂
登岸澎湖通判蔣鏞爲之治裝始復渡海至臺灣臺灣
營兵素橫好吸洋片時 朝廷方嚴其禁君獲吸洋片
兵二人下之獄營眾大譁圍知縣署吏役及士民請與
兵鬥君弗許募客及從人請逃又弗許君從容理衣冠
抱印綬坐堂皇營眾放鎗君疑噤弗動眾已爲神咸羅
拜因一一呵斥勸導之眾始斂竟置二兵于理由是號

令蕭嚙無犯者明季十月嘉義縣人張丙作亂戕其知縣邵用之巡檢朱懋全家遇害臺灣知府呂志恆借營將率兵捕勦亦遇害總兵劉廷彬又率兵擊之爲賊所圍府城震恐臺灣道遣使渡海馳告于上官君募鄉勇巡城郭理軍需浚溝築壘以待官軍之至夜呂麻稗灌脂作大苴照城賊違城僅數十里卒不敢近月餘大兵至賊解圍而遁大兵進至嘉義丙窺臺灣防兵少與其黨許成率眾來襲君分防南北二面聞賊至率鄉勇民壯數千人開城突出撲之賊黨皆斃許成等十餘人在

後爲君所縛急進追丙丙匿不知所往君率親信數人
鞫迹得之賊遂平事聞 賞戴花翎擢濟南同知又

二季己病乞歸主講正習書院凡七季二十六季四月
卒季七十二君性孝友嘗曰祿不及親爲恨每遇忌辰
令節必盥漱詣家堂親酌酒薦饌曰獻其先兄弟五人
常與同廡長長幼幼各得其家庭之樂嘗訓其子曰廡
己宐己純謹謙和爲先廡家宐己孝弟勤儉爲重讀書
需有實學爲政宐存實心又云讀書者不賤力田者不
貧慎交者不貶皆爲有識所俾子翰清增貢生候補布

政司經歷孫瀛道光二十四季舉人泚國學生

新縣知縣陳君傳

君姓陳氏名嗣虞字會中其先當塗人有曰文壁者明時已功授龍里衛指揮僉事遂爲龍里人七世至君君幼有至性九歲而孤屍喪如成人服闋後得新果餌必趨父母墓哭泣而獻之終身如是少依季父已屍季父母有疾晨夕侍湯藥弗離左右如所生人已是僭之乾隆二十四季舉于鄉三十一季授永從教諭獎率有方常取古人翼經明道之語治身治世之要與諸生講明

而切究之學廟傾積君出奉倡率諸生已修之身董其
役不辭勞勩方冬殿葺桂樹留萼人曰興學之瑞也升
黎平教授五十季截取選新繇知縣新繇故多盜君密
緝得其渠致之理而械遣其黨盜因已弭君謂盜之所
起由于衣食不足乃爲之嚴保甲勸農桑墾荒田寬繇
役蠲浮徵新繇大治五十五季總督令入西藏管察木
多糧務新繇士民畱之弗得既行又令解餉銀八萬兩
于底藏底藏去徼萬餘里其地盛夏猶霏霜雪人行公
廨中風雪紛盈莫辨徑涂陷溺不返者往往而有人皆

難之君自正月就道六月至其地駐藏大臣大悅擬之
馬伏波曰其老而壯也事數仍駐察木多俄而後藏番
民作亂官兵往討察木多當其衝君治俱頓大箸勞績
已軍功議敘加二級六十季任滿還成都攝蒲江知縣
案無畱獄其季五月復新絲原任是時儀隴多盜號稱
難治上官曰君才嘉慶元年季換署儀隴君至儀隴相其
要隘均爲置守又密使幹役訪緝儀隴舊有盜二羣數
季弗獲君至數月皆獲之羣盜咸驚逃之它縣于是儀
隴無盜百姓大悅咸致米薪于縣庭曰供君君慰諭之

不能止教匪蹂躪川陝婁爲官軍所掘竄入儀隴時駐儀隴實兵八人城僅七尺兼無堞口百姓震恐號泣君招集邨民入城增築土城三尺積石及火藥擇其壯者授兵登陴弓守布置方定賊卽至城上宋噉無聲賊弓爲無備遽攻之及濠矢石俱下賊驚卻俄復進攻標火毬于城內君率壯勇扞禦毬之所至立去之有焚者派民救之而城守者如故城中得不亂如是者數晝夜賊知不可攻遁去儀隴之城惟西南及東三方有門北依山山高十餘丈上廣數百畝山後有徑二曰風渡曰東

柴賊方去君謂必復至脫居北山下瞰城中無噍類矣
乃築壘建門于一徑揀勇士八百人治兵于山且令城
中積水運糧采薪爲備事方半而賊黨大至未至十里
天大雨雹賊不得苐君因曰卒事賊至爲城上鎗礮矢
石所燬者眾賊氣小燿乃謀自北山下攻山上壯勇悉
力禦之賊退夜半遁去儀隴之爲縣盼于巴達二州爲
賊衝要賊退官軍又置糧臺于此君乃遂泊于北山之
巔令鄉民結柴清野旬日八十餘柴俱立鄰縣難民多
來依之君率戶予錢千令之勤作選其壯者助之守望

全活無數明年賊首羅其清冉天元復犯雞山大蓬孫
家梁皆儀隴之郊鄙也百姓俱已立柴自守賊至無所
獲而大軍又尾及之故婁至不爲害大軍之至也君繞
道運糧芻芟供億皆應時而至時又召軍興新設驛于
儀隴事亦立辨君在儀隴三季賊事方殷不少亭之軍
興卒已積勞邁疾屢乞調養上官使還新縣六季二月
乞歸卒季八十一嘉慶十一季巡撫請入祀鄉賢祠道
光十六季四川總督請入儀隴名宦祠子步賢官南寧
知縣

數藝齋文存八

鄒叔子遺書之六

新化鄒漢勛叔績

與龍皞臣大令論轉注段借

象形指事謂之文外此皆字也字則會意形聲二者盡之矣就二類而言形聲最夥而會意亦多于象形指事故又就二類中分爲轉注段借夫形聲之字咸聲義胥備者也先立其聲而曰義注之義非文卽字也又自有其體焉有其義焉其曰全體正義注者謂之形聲形聲之正品也其曰半體正義注者謂之轉注其曰全體借

枉戾相聿背故借呂爲皮聿由是言之則聿部十五文
取獸爲諛者咸借注也一爲數始引伸乃爲大丕从一
不聲大也是亦呂借諛注之餘可類推矣丌之爲字當
起于手足之丌象相合之形借引乃爲瑞信猶之革聿
也邾从丌黍聲卷从丌養聲乃呂正諛注者引而爲艸
木之丌厄从丌厂聲是也引而爲符丌令从人丌卽从
丌比聲是也引而爲志節之丌芻从丌多聲泐从丌必
聲卻从丌召聲是也引而爲止丌之丌卻从丌谷聲卸
从丌止午是也由是言之則丌部之字自邾卷呂外皆

段借也兀高而上平也謂地也借而爲凡高亾逃也借而爲夬亾亾人夬也借而爲教亾長从兀到亾亾言聖人之惠教兀嚙高遠而不忘也亾此會久遠之意嚙亾兀亾三字之誼皆借而非正故鄒君亾長字明段借令視此

凡亾正誼會意齧聲卽在會意齧聲之中其亾借誼會意齧聲者卽在段借也轉注亦同如此則六書之判僚嚙矣班孟堅藝文志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段借六者造字之本如東原亾互訓釋之則非造字之本矣孟

堅此語蓋先漢小學師相傳之語崔而可信者段氏申
東原之說謂此語爲紕繆恐非又晉書衛恆傳轉注者
老舊考也恆于老考外增一舊字所已申明說文之意
蓋舊與考一側也如互訓之說則老訓考考訓老而舊
不訓老考明其非矣段氏于此謂晉書爲誤而言四體
書孰故作已老注考也豈其嚙至唐裘務齊已左行右
轉音韻流轉二者釋轉注其說淺陋不足辨惟楚金謂
形聲轉注爲聲誼兼荀之字已總注械若水之于江河
木之于松柏則爲形聲已總注總若老之于耆耄則爲

轉注說頗近之而或者尙曰不離齧聲譏之則鄒君舉老考曰明轉注而考之說解明曰从老省丂聲又烏能離形聲曰爲言哉

六書轉注其說紛如鄒君曰建類一首同意相受明之然此二語已爲難解勛謂建訓立類訓屬凡木之屬皆从木此木類也凡艸之屬皆从艸此艸類也皆自然之類不須建者也奔奞也非犬類而俱从犬曰類之湫澗類也非水類而俱从水曰類之皆非其類而立爲類者也是曰建類鄒君奔字解不直曰从奞省奔聲而曰與

忝同意俱从夫呂明建類也考字解不曰與老同意俱
从人毛而曰从老省𠂔聲呂明建類卽省體也互言呂
相發聖字解曰从畱省从土此與畱同意兩者兼言而
意臚明矣一者一切之謂首者對末之偁忝呂夫止會
意字也師呂自巾會意字也美呂羊大會意字也老呂
人毛匕會意字也履呂尸彳久舟會意兼尸齶聲字也
室至聲而宀諛酒酉聲而水諛畱耶聲而田諛皆齶聲
兼會意字也凡齶聲者聲在耑而諛在後故夫止則夫
其首而止其末至宀則至其首而宀其末酉水則酉其

首而水其末古人有二字聯言而舉其首一字曰咳之者如重耳之爲重伯夷之爲伯其工之爲其受德之爲受是也有三字聯言而舉首二字曰咳之者如璧珮離之爲璧珮是也製字亦準此矣故師本自而也而舉自卽曰咳之鄒君子官字解曰自猶眾也是卽謂自爲師也故可訓眾此卽鄒君曰首咳全之例此建類一首者謂建類一切取首而不取末也鄒君曰奔與忤同意黨與屋同意讞與義美同意耆與義壽美同意官與師同意漱與澣同意聖與畱同意此卽用同意相受之語也

說解與敍文相表裏猶之上字解曰指事矣推類言之則可曰考與老同意醕與酒同意屨與履同意故奔受夫夫卽吞也臺屋受至至卽室也謹義苟咸受芊芊卽美也鷺考受人毛人毛卽老也聖受叩叩卽雷也屨受尸尸尸卽履也此同意相受之證也

再與龍皞臣大令論籀書

繇籀古字通用漢書注及匡謬正俗言之屢矣逸周書世俘解乃俾史佚繇書于天號嘗麥解王命□□祕作焚許諾乃北向繇書于內楹之門勛謂繇書卽籀書世

謂籀書周宣王大史籀所作非也說文敍周宣王大史籀作大篆十五篇說文本用小篆而重文有古文籀文篆文其篆文卽大篆也段若膺于有篆文者刪之顛矣審是則大篆與籀文本二體而大史籀所作者乃大篆文而非籀也易乾鑿度大古百皇開基文籀注非周宣王史籀也或曰其注是鄭君所誤是則籀書不始于宣王時矣後人見宣王史名偶同書名遂謂史籀作籀書誤況籀文體近古文大篆體近小篆文則其非一斷可知矣說文籀讀書也从竹插聲春秋傳曰卜籀云今左

氏傳卜籀字皆作繇是亦籀繇通用之證

與魏默菴舍人論瀟水

山海經澧沅之風交瀟湘之浦曰澧沅湘三者削之瀟
宜爲水名椰子厚謂瀟卽水經及漢志之營水侶未崔
苒歲修寶慶府志曰邵水當之近作湘中攷古錄復覺
昨非兀坐思之知瀟卽資水也說文無瀟字但有瀟字
訓淡清也徐氏音子叔切案今南楚方俗尙有瀟清之
語則大徐所音爲不誤水經注曰二妃從征溺于湘江
神游洞庭之淵出入瀟湘之浦瀟者水清淡也酈氏讀

山海經之瀟湘爲子叔反非若後人之讀同蕭也攷瀟字古音在尤幽部尤幽部之字如逵龜軌今皆入脂微韻瀟蓋亦對音讀資湖湘四大水曰沅澧資湘而資正當山海經瀟之次則資卽瀟也水經注湘水又左會清水口資水也是資水一名清水與淡清之說又合爰知資水卽瀟水武岡疇資爲濟讀若霽瀟爲子救反聲爰近也蓋瀟有子叔反之音今人云瀟清是也此音轉資瀟又有柔郁反之音今人云令瀟瀟風瀟瀟是也此音轉蕭瀟是本字體又作瀟如州之于洲山經水經詩經

所用之字未必一依說文隸其原一也廣韻收瀟字于
蕭韻下蘇離切是已讀同蕭矣

致鄧湘皋學博書

月之十七始到會城卽奉讀手書于校刊事宜惓惓啟
誨惶感交并一昨已盡出半谿所藏鈔刊諸種徧爲尋
討知而農先生書于先生卒後未十季虎止先生已刊
行十餘種于湘西艸堂後乃有匯江書室之刻卽往歲
衡陽馬頌坡詒先生之本此刻倍有十餘種而此處惟
有春秋世論及四書稗疏四書稗疏尙在先生行篋聞

卷前有船山著述總目多至七八十種不知是何等名
號懇爲擲下言便勘閱細校行述及家傳所削書目僅
三十六種而此處所收者又止十八種今別紙錄呈至
若版片大小短長字體肥瘠寬扁行數字數多寡悉依
新刻日知錄已交樣與刻工惟款式尙有當議者數事
莊子楚辭舊刻皆有評語而而農先生之書評與注原
是兩本今刻宜刪評一也春秋家說上有評語玩其語
趣伯是石崖卽先生兄
石子介之否則艮崖冶仲雖爲妥洽于儻
宜刪一也老子有虎止之纂注莊子有虎止之增注理

宜竝存侶當從舊式而農之注大字別行氏格虎止之
注小字雙行分注正文之下若是則周易之注禮記之
注正蒙之注宜一倂用大字三也稗疏每節有標題舊
刻標題與正文不別行但開一字或致眉目不爽宜依
日知錄別行寫標題四也書中若不新增案語則于小
疵處不會救正未成全璧若參酌加案語則書諒煥明
美但曠日持久須書頗多實爲餘重如何定奪至案語
悉削先生名循古人修書但舉事首之倂如唐人正義
之標孔穎達隨書之標魏徵耳五也四書訓義當如虎

止先生原本先削經文次朱注次訓義決不如高頭講章樣但訓義既大字氏格而朱注亦大字氏格恐致不分擬于朱注上每節加集注章句字亦不用墨圈訓義上并不標訓義字殊爲僚辦可否六也苻題譔人名舊頗參差今一側題明衡陽王某而農著但氏二字其有虎止先生著者則下題男某虎止纂注增注餘無者則空下半行新校人書卷末如此方大雅可否七也字體點畫悉依說文亦頗不宜當依廣韻玉篇惟訓義及說文廣義則用說文字耳八也又此書總名當曰船山遺

書或曰爲疑于張船山際此船山在其苒百餘季不可
避後而改苒九也其取苒一行之題侶當放古書小題
在上大題在下之例上曰某書卷幾下曰船山遺書幾
此式合否十也初夏寒氣乍除伏冀順時珍練爲道自
愛不盡區區

道光廿
季四月

復鄧湘皋學博書

承獲開成石經全部竝欲與相臺五經參校同異繕成
善本刊行使湘中人士其識古經真面目嘉惠末學良
匪淺尠惟祝吾先生九十朝朝讀五經也凡事爲之則

成楚寶增訂耆舊全集寶慶府志已及圭齋文集周子
全書其明證矣此事吾預知必成至爲慶幸圭齋集得
先生爲之舉正刪削其功不細但猶有願質者賦之後
卽繼以詞破之古人辭賦本爲一體觀文選所收漢武
橫汾之作淵明歸去來辭皆近于賦是也後世以詩餘
爲詞所云詞曲是也今集中賦後所錄之詞乃詞曲之
詞頗爲不倫似當增之詩後不則退尻卷末其當卷尾
諸作不曰詞名者反近于古人之辭迨曰當其缺可也
又經疑書義二篇卽當時場屋應試之文似不可冗于

詔冊之先明初八股猶是經疑體久之爲成宏諸公之作尙有大結目至于雍康閒今則爲庸爛墨卷故今之庸爛墨卷卽元明之經疑也不存亦可存之曰識當時之體坳之卷尾其庶乎策問亦當尻表奏之次大廟祝文與祭初祖先祖之祝文一爲家一爲國大小雖殊其爲祝文之體一也伯不可離而爲二後生小子非敢故爲譎譎實欲尻質疑辨難之劑因念其固陋爰抒管見冀加敎正焉平生拙戇屢蒙宥獎諒不巳此爲嫌也漢

勛謹白

致左景喬舍人書

重九荷接奉手書并擲還覆校周易內傳極爲詳密已
如示督解荷月半谿在衡按訪石崖蘊齋兩先生書已
十獲八九近又編成目錄放朱竹垞經義攷及直齋書
錄解題之例存其敍跋均已提要勒爲二卷于兩先生
述作之意雖未得其萬一庶令後之讀衡陽二王書者
略得已攷其本末云尔見在鈔謄容後日褻稟面質蘊
齋經說其不獲者惟尙書攷異四書詳解二種而業經
刊成五種今又授詩廣傳續博議二種于梓人其五種

稗疏半谿之意欲畱助度歲延至明年二三月已藏其
事已求栗仲先生書籤勛意已稗疏援引頗廣此家無
書可繙繹惟有將書自隨既不受聘自可詳緩審定或
不至有金銀車之誚讀通鑑論二十冊宋論四冊約五
六十萬言曉岑慙慙半谿欲其陸續付梓勛恐其不能
爲力又身在局中不便贊成如何如何船山先生雜箸
中有識小錄蓋媿郊錄之流噩夢又曰知錄之比已倩
鈔胥錄成副本它日當以奉覽康熙末有平原董思凝
者爲我湖學使見先生之書曾云此老著作如寶玉之

光久而必發此豈其生煙時邪而稗疏及此四種尤爲
井里之糜稗疏雖經卞和之泣剖璞而置之石渠此四
種仍蕪縕于山椒祕而不宣天下之人莫覩至寶殊可
慨也湘臯先生于此數日內當過昭潭書之刻否必有
成議續已奉聞持有致季高書想已代爲寄去此次恩
迫未及復致左氏 皇輿圖已成否明季仍舊館否念
念乞便中示及柘農師荷希爲展轉道達須館甚切之
意黨有因緣當無錯過此廼執必不能作一季畱也續
寄上禮記章句一部望撥冗校之英夷自七月陷廈門

學藝類稿卷之八
三
已後不知又作何情形林鄧兩舊督聞有玉門外之謫
信否望一示之

致左季高孝廉書

曩歲西歸吾兄南返依黯之情倍于疇昔直已翦鐙夜
語淡聆衷素欽遲不已溯洄關切也勛受船山後人之
聘校刊遺書不爲荒業更可飫心但一室塊噉殊宋宋
耳又復僻野之性非良朋接席紗幘繁聽薰風到枕清
吟入寢則機械不已形性俱勞疆欲綴業端尻亭思閉
息而曠盼千秋須臾萬里念之不寐病又棄焉來時適

值霍潦舟行之駛一日六程旦發大陽鋪過小淹發謳
齊榜擊汰不畱我實無如舟子何非敢不覲也陶文毅
家聞有船山先生所箸四種稗疏懇因便借寄季譜今
季當書何事問問 皇輿圖當速成呂張吾大國楚使
天下知吾楚復有績學談輿地之人在于艸莽中也
再致左季高孝廉書

別後數季未修短問中心歉仄無所侶嚙迹侶疏而心
實密也望風遙企之情每飯不忌之態未嘗一日少輟
歲苒詠芝大守來黔道吾兄詢故人未忌殊令天末之

人淚涔涔也開歲破維道問日融闕篇益富揆噴天人
咸根要極貫通今古無復支離知近日不僅已 皇輿
圖了事矣勛邇歲行止諒耦庚先生當已見告窮季屹
屹爲謀食之計作待焚之書甚是無謂究之稻粱不增
于昔而雁鶩見恥于時第私心所注謂西南諸郡再被
聲教已來僅五百餘季魏晉之遺迹唐宋之羈縻雖州
郡之名不絕于史而沿革之說浪道于今是已發憤攷
核不辭勞瘁黔省大概已得其要領滇省尙仿佛耳它
日東歸必有成書奉質此則私心之所自慰者也湖湘

水地記一書曾告之先柘農師訖不能成如何如何柘
師捐館舍之日遙羈異郡不得奉靈幄惟有遙致心喪
耳申歲佐湘舉先生成鄙郡圖經其中地理一門悉出
舍弟叔明手意欲先清資水一派嚙後已漸及于沅湘
澧叔明意已欣嚙今歲擬采安益湘沅四縣已成此篇
第安湘縣志非所舊臧望吾兄覩各一部交渠庶不致
臨時迷向也叔明能日趨百里盤費已足無所望于人
但懇吾兄教之已著述之方修身之要是所切禱近歲
所作必富望已便見示

復方子白書

承索尻曰來別怨縈旬久而彌積吾故早知有此吾亦自處于此求所避之惟日讀書使心不暇三商之後極諸疲劫就寢維易庶其思無遠時此野人之芹願貢諸左右非導子薄不欲使子惘惘費日也嚙周旋既久情好彌篤入于中者難斷于外略爲驅遣豈復聽命用力頗須猛耳來書曰鄭賈江戴相勉兼論及文章媿悚之極僕于經史之業非敢爭衡往哲竝駕時賢但曰世情頗淡名位難期舍此無曰自樂故勤苦爲之不覺其勞

瑣碎已求黷欣其嘖如彼蜚鳥求其岑蔚師已棲身耳
至于綴屬文字自謝非能餘論及之得無已贊寓誚乎
送子之文不學阿諛欲已報相知之淡耳不啻齒妄更
相感厲它日能成兆斯服善矣小子之狂何時可減惟
自惶勉耳

致譚季庠書

頃湘皋先生使編蔡忠烈公季譜已于數日荷數事雖
小有攷證不敢自謂名山之臧恐數十季後人終當已
補袍耳吾家尻時謨說文齋聲譜

仁宗朝武進

張皋文已有此箸又箸說文新附字攷苒人亦有此書
自憎之極頗復妒人之爭先耳嗾自信有可存者在不
敢便輟也感此二事終已見書未廣自嗟自怨何由得
獲免于藝圃恣所欲得諒非貧賤如此生者所敢覲矣
言之傷懷

城南家書

正月十三日自藍田買舟泛漣浮湘十九日達長沙駐
城南城南攷考族長沙科試後方舉行黃虎癡先生曾
枉顧寓齋湖湘倘攷據者惟此一二老而不曰名宿不

敬禮于後生足見其謙光盛惠也小癡已補弟子員名
父子工制義能文章數季不讎今始得之勛亦不勝喜
溢于色撫懷內問季卅有畸尙未青一衿徒代人喜亦
足傷耳歐陽笛秋孝廉去季三月補黔陽學博今季虎
癡先生卽補此缺蔡春颿學使頗能爲古近體詩但對
客揮豪之作居多不致佳也仲氏泉叔升亦須破古不
望必得亦無必不得也至經解則甚不必字要整鈔阮
刻十三經注疏批四十八兩金錢二萬可購力不能得
每過市門輒望而羨之豪家燕客乞兒倚門外一一數

其栢槃中物此其形矣大平御覽曾于方梅丞明府處
繙繹數冊中引汲冢紀季者不一而足商代諸王之名
與號略與今所傳紀季同閒有有季廸又引史記于商
代諸王有季者十之八九絕異今本不知何故豈今史
記妄爲後人刪削與恨無暇借繹季深聞之當生狂羨
劉戡山人譜從梅丞明府段得常置之坐右思依灑習
之庸情多有阻隔柰何湘皋先生禮兒如舊勞辛咳大
史極力說項天囚守命人之不好經學者往往錯出柰
之何哉古人之不遇甯止于此噫亦不敢怨也今季思

欲讀制義庶幾可望知于人叔升黨能少分芹香當早
寓書見告已慰遠望家中婦孺難明說理但能艱苦節
儉卽有後福否則吾不知也嗣韓須督責从善大是費
心事如何如何季湊課瑜繇帖釐當大明訓故亦可教
學相長人譜不能購寄容緩圖之亦佑有缺略處駁處
則一二條耳儀禮經傳通解中學禮一門竝小學二書
甚有條理可卽據之呂制行較勝人譜也無它言仲氏
及諸叔季勉爲善而已勤爲善而已季嫻亦能知此意
者同勉之勛彘季輕放今頗知懼矣辛苦立門戶不辛

苦斲不能立門戶也卽有科名顯位猶不可恃況科名
顯位而無之載胥及溺思之惕然仲氏體弱事餘奉將
思精叔明季深當思分任其事分任其思勛在遠作便
宐語大是不實嚙二弟能領此意行之亦是二弟受用
處叔明既不應試作制義當持何業攬史書通政事明
道理日日有程方是閒過日子恂悅無所措心勛亦不
敢知也專營家務佻不必許多精力思之思之季深課
子之餘當明經誼此時無注疏可讀儀禮經傳通解可
讀也孀媼過日非所知也非所望也漢勛書

湘潭家書

月之十五日游五兄到湘潭始得四弟新補弟子員之
信膠卜竝協可欣也諸所應用貲費如何措置如不足
卽擇妥人來取銀可也勿營營于措置之艱而焦心勞
神爲是耳春舉師處束脩不可照勛昔例事體自不同
也四弟于至親至好中一作周旋小小料理家務卽帶
領六弟與琦兒勉作科舉業曰冀它季之舉勿曰小酬
而自懈科舉卑淺之業雖無關心性特爲身計爲家計
不得不耳如九卓章欲親事子超者切勿過此曰此纍

吾子超也繇兒已入學從二兄課讀否二兄今歲此計
殊勝昔季後福在祐兒望勿翫忽亦勿惰惰五弟琦兒
勉自求福用力不懈便是求福優游閒談設不切想作
不急務便非湖湘水地記五弟已起手否須與二兄分
議二兄于輿地之學用功非一日也閒尻無事箸述亦
非不急且既有箸述占心遂不常作塵俗想亦泊心之
要法五弟黃帝九子炎帝七十世文王偁王未偁帝之
說兀坐思之亦自可從吾談天祖五縣八十一州終始
德運之說亦自不差此閒富室無書可讀輒想邃古事

言自適殊足嗟傷

長沙家書

初四日揭曉我輩名皆在孫山後卅季守經不能寸進
此念將灰矣四弟想于初一二已到家舟中必平適也
知好中唯長沙凌荻舟中式矣新化僅中楊篤厚一人
亦覺寡色弟在此閒殊少歡趣本擬場後卽歸頰遲至
此已爲滯留近湘舉先生又送到王船山先生所撰周
易內傳周易外傳禮記章句三種使之讎校名儒之書
與蒞時存真可淑身定性但其書多至數十卷須一月

學考卷之十
程始可校數當到十月初方理歸棹左季高所作輿地圖實爲精絕來歲可成弟已見其大半當傳摹數幅縣之家塾使琦繇祐禱祈青輩粗知天下郡國方鄉已爲異日讀書之助不可忽視也季高語弟種干樹桑講貫見在河鹽二務此今歲功課今日可告無媿于友朋異日當編入季譜此雖戲言要可見其期許之不齷齪矣

寶慶志局與采訪紳士條例

寶慶爲郡統一州四縣附郭縣曰邵陽所轄鄉凡十八都凡五十六郡北之縣曰新化所轄鄉凡三都凡百二

十八郡西之州曰武岡所轄鄉凡九邨團防甲凡百四十八
十八獠團凡二十六獠柴凡四十一郡西南之縣曰新
靈所轄里凡七邨凡二十八獠洞凡八又西南之縣曰
城步所轄里凡八邨凡八十一獠洞凡五柴凡四十八
呂州縣統鄉里呂鄉里統邨團都柴大小相維如國
家之呂行省統府州呂府州統州縣焉一鄉里邨落毗
連階陟必明析登載也統志通志之紀州縣必葡削去
京去省之遠近與其四至八到其紀山川津梁渠堰驛
遞寺觀也必明注其在某州某縣若干里而近世郡縣

志之載邨團也惟紀其名其去縣若干里與其毗連何邨落不載也其山川市集津梁關隘渠堰塘鋪寺觀古蹟不領于邨落但一一別出漫無統紀夫爲守宰者率皆異地之人方其下車民情風土未能悉知卽訪之士大夫亦不能徧及惟觀于志槩庶可少左耳目今酌于邨團都柴必采訪其去治若干里東西南北與何邨接壤又擬仿華陽國志之例著明邨內大姓庶幾無事之時可已知編氓之相與守望者何地相與扶持者何人而保甲之法隱寓于內及乎有事之秋可已知其若何

聚集若何歸并若何接應而團練之法亦具其中又必
荀書其邨內之山川關隘塘遞則訊者爲行旅之所湊
集訊者爲道路之所經由訊者爲盜賊之所臧伏出入
皆可周知若夫書邨內之渠堰藪澤則可已知其土田
之美惡書邨內之亭橋寺觀則可已知其民力之豐歉
又皆急務也如是則凡有關於民生者無不一覽而荀
具焉夫古人之志地莫善于禹貢莫詳于班史而禹貢
曰九州爲綱紀班史曰百郡爲領褻則志郡者不曰州
縣綱領鄉里不曰鄉里綱領邨落不曰邨落綱領眾事

斯亦背古而不通今之作也一山水原委分合遠近必
縷述無遺也禹貢九州之後繼曰導山導水之文當時
表裏導山者則有山經後世祖述導水者則有水經山
水二經之志山水殆千古不易之成規無可訾議者也
乃近世之方志雖不廢山川而記載猥雜豪無法度夫
山川之懸遠者或千里而遙或千里而近卽支阜小水
亦或近者數十里遠者數百里而方志之紀之者僅曰
某山某水在縣東西若干將指其原乎抑其委乎其原
去治近者其委必不近也其委去治近者其原必不近

也則里數不可定也上流在縣東下流或轉而南上流
在縣南下流或轉而東則方向不可定也山之首尾亦
然眾小水之赴一大川也有先後有左右而方志之紀
之也僅曰某水入某川而已而彼此之背後決入之左
右不可得而知是皆志水之過而山亦有支分有截止
有方向有遠近亦皆不言則又志山之過也今酌定采
訪山川必貫穿其派絡使之一覽分明一民尻氏族必
詳載也言地理者莫先禹貢嚙于導山導川之後必繼
呂錫土姓誠曰地與民剛相維係者也書敘曰帝釐下

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其九篇說者謂別生
卽別姓分類卽分族九其卽九丘記九州之書是則志
地之書不得略氏族斷可知矣蓋有土斯有民有民斯
有族有族斯有宗有宗斯有譜首尾一貫之致也周官
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國語曰使名
姓之後能知上下之神祇世族所出者爲之宗白虎通
曰古者聖人吹律呂定姓呂記其族凡此皆呂言乎族
與宗也周官曰小史奠繫世國語曰司商協姓名又曰
工史書世又曰教之世而爲之昭明德廢幽昏焉先鄭

謂世卽世本凡此皆曰言乎譜也故古人莫不重氏族譜牒皆存于官而于記地之書尤亟亟焉厯觀荷史魏書有官氏志唐書有宰相世系表皆于別生分類之故不憚詳言而方志之書惟常璩華陽國志略言大姓費著蜀中氏族譜詳記宗派近會稽章氏撰湖北志彙一倡此議而其書未成曾曰其法修四路廳之永清縣志甚爲名貴爾後宋無聞焉夫巨室者編氓之望也士族者齊民之表率也章氏之言曰天下之大執曰京畿領直省曰直省領列郡曰列郡領州縣曰州縣領士族曰

士族領齊民四海之大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瞭如指
掌易如反手故觀于士族之貞姪興普而知邑里之安
危治亂乃爲方志者不于士族措意是亦不知致治之
方者矣今酌采里圖邨團之氏族載其先代如何占籍
幾代成族其中仕宦必書舉貢必書務奠其世系詳其
里尻則眾寡可知爭競可息而欲行保甲團練者亦不
外是矣一書籍碑版必詳載也苒志于藝文一門多采
時下詩文載之連篇累牘不厭其餘而于郡中之耆舊
著述或經或史或子或集概擯其目而不書殊失班史

藝文志之舊例而金石之文可資破證者多不載亦非
集古錄之成規今酌采郡中先達時髦之著作名賢宿
憲之鐫題錄其敘跋別冊解題而墳籍可具端倪識其
行歎加已破證而碑版亦踰流傳一人物必隸紀也方
志采撰人物不過分賢達儒林文苑孝友忠義行詭隱
逸列女各門郡內名賢林立不乏可歌可泣之事曰傳
示後世而從苻方志泛泛數語全無生氣又或極力鋪
張不臚實蹟言孝則人皆曾閔言忠則人盡逢干言
文章則不減楊馬言學術則方駕洛閩凡此皆不知紀

述之體今酌訪人物賢達曰仕蹟爲斷文學曰著述爲
斷封贈曰誥軸爲斷耆宿行誼孝友忠義曰事實爲斷
列女節孝曰旌表季限爲斷凡有行述行狀墓志碑銘
家傳壽文祭文誥軸著作等件必須盡錄曰待決擇一
科目必續登也援例必增入也郡屬近科舉人進士
恩拔副歲優廩增附功各貢生及援例京外各官 恩
廕世襲諸職邵陽自道光辛巳新化自道光壬辰武岡
自嘉慶丁丑新寧自道光壬午城步自乾隆乙巳己後
各將科分季歲里居字號仕履存歿詳悉開載

追憶賦

予曾異謗浪說天人恭承考命實徵山虎云胡降罰遂
墮入于西蟲抑有何仁復秉精于中土此情荒惑飭疆
質于無生厥理貞明第驗萌于既吐遺犀在地瓠無意
而緣畦蔽芋于泥麻有心而蔭圃嗟剛質之莫柔抑戾
情之時有心平直而無它口激印而自負不畏難于意
氣行侶俠而終差常淡忌夫陰謀身與衡而自醜踰不
惑而未修懼含靈之日朽穀有人而再樹人無樹而奚
久妍百索曰何操賴一心曰爲紐心存乎識識尙乎真

匪先覺之開程終身淼淼賴苒修之副墨一得欣欣兄
訓爲章言有章而易曉父侑乎桀行从桀而燦燾迪蒙
昧于山泉匪流不導厲嚴威于風火有趣皆瀉拔昏庸
而忽覺出渙忍曰胡臻收之洵晚失豈在寅唯咳眇之
已膏能語言而尙記離妣襄而游嬉雄儕輩而自異半
六歲而授方名汔五齡而尋韻字欽始駕之反苒俾學
箕曰先易嬉春于采藪樓房消晝則古經堂際媮書隸
古之文竊寫皇王之系心曰猛而能思幽本虛而寡識
書難盤誥之篇詩畏雅風之倅易迷六九之會易禮潤

再三之般避誦一論而過三期數四經而踰十二爾乃
放學出廊侶虎奔岡分朋拔幟對敵成行依明避昧就
弱憎疆勝原偶爾敗固其常高堂瞥見伯氏來將繫維
案側頰印硯旁畏聽說經生憎輔廣惟求論史託始項
梁遂忻忻而意得亦媿媿而倦念窮班麻范涉晉及唐
攬再興之宋括崛起之明時蓋歲稽疆圉月旅泰陽也
已復葑薺無時坐隅再歲頻申北海之微言婁陽洛州
之滯義輪輿之狀觸目而成裼襲之文入心而識四學
之分門三離之異地咸由考訓親承罔不聖文默契歎

同學之經荒偉孔懷之心醉夏侯無大小之僂孔氏眇
會璇之記此伯氏所已獨超而我君所已遠避也憶成
童之初屆受曾左之遺書論楚討秦儼侶會盟之譜徵
桓數穆居然血脉之圖稽近地于顧江伯氏之新篇斯
卓攷遺文于荀杜馮家之舊冊實迂無難于二首六身
有言必暢備究乎五情三體眾說皆儲猶已顓蒙受橫
議于短識繁惟明達能特賞已非愚十五六家君延塾
師課左氏句度而
受訓詰質疑難于先兄蓋通左義矣伯氏于左氏功最
深著有左氏地圖說又能自昧爽至亭午背誦全傳二
十萬言一過實平生所罕觀也於是縱之藝圃窮已義圍辦六王之脉

昨攷百物之精微

勛著有六國新表佐伯兄譔博物隨鈔佐仲氏譔羣經百物譜山經本草

百物類譜諸子百物類譜漢魏詩百物類譜

景山君課勛輩每于舖時集講堂或庭院貫究經史發數疑義令勛輩各出己見決擇如其事有未見輒指授

在某書或令伯仲轉曉二三日中再問黨昏庸怠縱一問不能答卽受撲責一日合出公輒濮議大禮議東漢東晉廟制發一大疑問勛

彼馬齒之徒增早聞言而昨所條說頗中景山君意

舌歎駟追之不及空有悔于噬臍又復淬呂莊騷賈董

呂懿其文之本勵之遷固范陳呂嘉其史之基切呂鄒

枚陵武

古詩十九首其七爲枚叔所作見玉臺新詠漢書四時樂府傅鄒子樂者蓋卽鄒陽是鄒枚呂

文賦著名亦善詩也

呂茂其詩之砥礪之崔蔡班張呂榮其賦之

枝心已勞而疾邁衰已獨而毀來十八邁略血病欲色之言傳

家有君而意怫願昏之說進母信子而心疑素對亟求
空感懷于毛裏舊門欲續終回惑于妯媒曾幾何而自
瘡又奚關于士思遂爾著述自名蒐揆日侈編歲月已
成篇繼春秋之後事肇緒周貞託終秦始取材乎左氏
遷劉折衷于羣經子史考疊賞而招傭兄頻欣而擘紙
十八九譔六國春秋朝夕編討日錄六七千言伯氏見
而賞之曾爲子錄數紙已志欣愉景山君見之始召鈔
胥已節其勞 葵光忽隕于重闈奎彩還消于蒨屐年方冠而
書成思不阿而心毀喪未闕于倚廬伯又殤于遠水是

時也吟廬失色書閣生涼義有根而誰味道生葉而翮
荒提槩之情借逝情而其邈光楸之意承考意已俱長
縮性原于括帖見短拙于篇章尚傷心于再別通抱智
而誰明況復人事漸繁高季待養彌年執筆侍側而成
述祖之篇粵歲論昏脫纓旋慰抱孫之望家無孝秀門
黯黯其無輝兒靡庸愚親綿綿而其悵有志弗宣抒懷
空壯懼崇古而慢今休去卑而就上而生成結習縈苒
哲之規模養就疏慵笑時流之筆仗劍氣弗輝珠光翮
障悲駢隸于窮檐萃羣鷲于荒嶂何庚辛之多沴纏齊

斬之重凶剗肝春首摧魄夏窮督前實而鵠棲藐孤孫
以服重嬰云遙而蘭弱籍巨嫂呂持中疾嫗在望悲擗
成叢季父周親閔幼及伶仃之妹比鄰小猾伐喪興陰
翳之戎謗其菽學誘呂昏愜嘉弱齡之不染遠塵浣而
自崇雖則云微咸成素願抑何多幸不隊儒風訖廿九
而釋衰欽五讀平之咸妙昆弟五人又重隲篋呂分伯兄子一人
經競鏃金而理奏無非作史之才亦有吟詩之少閔談
天之緒遠治終始而義長悼騶氏之書無學春秋而文
耀仲勞靈樞之解陋甲乙于鈔胥明隲倚杵之言讐庚

申于魚釣手錄八千之紙勝自號以鈍生口讎百卷之
經勛無舜于庸調稍畱鬢序之微名馭予平空之虛照
自此識學益昭文章彌縱各著述于名山咸敏求于世
用軼羣之論舉宙合而分標絕俗之談合堪輿于一縫

盧扁之伯技已迴而莫知衛賜之倫言已多而或中瀟

湘月旦儕品目于魏何

邵陽魏默溪源道
州何子貞紹基

吳會耆季感

知名于沈宋

鄞縣沈栗仲道寬
長洲宋于庭翔鳳

姻親則有紳伯之頻推

同邑鄞湘
舉顯鶴

鄉國則有彥先之見重

善化賀耦
耕長齡

既傳禮于

孝公善化賀栢
農師熙齡

亦受經于明仲

益陽胡芸
閣師達源

若夫同方之

友合志之朋倚相已多聞播譽

左仲基宗植季高宗棠兄弟

君章已

絕述垂俚

羅研生汝槐

伯武已清廉效績

胡詠芝林翼

子雲已淡

遠標能

楊子卿季鸞

閩里舊游則諸唐二李

唐叔麓敕謙叔兌毀謙李舜卿

洽子

客行儕輩則三鄧一曾

鄧伯樞瑤仲源瓌仲權琮曾香海毓芳

晏子

之星馳杳杳

晏叔立啟林璞吾貽章

譚生之日上蒸蒸日上

譚季庠建宅伯架光

架

入黔則鄭企道真邁一黎而別駕

鄭子尹珍黎伯庸兆勛

昶興

巴郡參二莫而駢興

莫邵亭友芝子升庭芝傳昶

龔州張籍清才

紛委

張子佩琚

涓水傅元老氣峻嶒

傅礪園汝槐

又或谷中隱翳

抱枯蕙而馨亭澗底沈淪聳孤松而名逸悵氏枝之挺

蛛風入耳已無聲怨高樹之鷦鷯芳警心而自畢乃有
燕鄉律煥鄒生自學柳條楚水碑沈湛輩興懷蒲質華
一衿于山鵲厥羽鶯鶯飽一啄于皋雞其鳴節節爵崇
名邵旣分略而形親故溢願諧亦情淡而意密攬四十
之生涯感在三之渥惠曷曰愛而仁分友已同而惠畀
與接悉清芬所遭恆上智慧豈不周諒無非至期頤近
半歎飛景之如馳耄老有常飢亭曦之可覲葆此遇而
養光明願及今而除粗戾亂日已矣哉勿自蔑勿自廢
善急與之迎惡急與之避庶從稟秀之倫尙遠橫生之

類

松漚賦

松漚者山間童子之戲也采老松自隊脂別灰稻黠
湯沃之命曰黠水合松脂煎一度絀小蔑如當十錢
大挹湯得膜籍人氣吹之則漚出

賚液稻稟采脂松根絀竹爲范籍氣已宣厥采朱綠厥
象渾圓大者盈升小者如彈微風是扇游于庭藩遠不
百步高過屋山浮漚比質云胡能堅有觸卽滅因吹或
分繹絡相逐如珠之聯參差已居侶星之繇其觀甚暫

其成甚便山空樹老風麗日鮮弱齡僮子幽尻甚閒製
爲斯戲手敏心嫺煎已沙融盛已竹槃倚彼危梯伴侶
咸觀意闌事罷請予賦旃予觀其事有四惠焉外圓則
智中虛乃仁行徐侶禮采耀維文無已命之命曰漚圓
臆歸賦

日馳院宋月涌風清鯨鐘別巷鼉柝三更幽咽蟲吟如
廢別調氏淚燭淚侶解離情于是僕本情士雅多別離
交木一枝偏反文禽兩翼分飛嫋嫋柔情依妝鏡迢迢
遠恨箸香襦乃謝明月卻清風局繡戶局雕櫳攀羅幃

兮悄悄拂翠被兮忡忡歔鬆錦約自挽綾襪想媚容于
疇昔懷佩璲於孤衷胡百里之匪遙竟伊人之在側誦
詩則清品婉轉對鏡則丰神悠抑歎行路之風塵憐寄
人之衣食月既圓兮光景滿星既渡兮淪漪直爾乃敘
幽情歡笑語憶苜夕之親卿念今時之與汝神交逆旅
妾未忘君魂越芳閨士亦懷女至于良覲既周離愁悉
訴下中廚張供具盛來梅實桃諸斟去糖霜酒露又聆
炙轂之談頻覩目成之願驚月姊兮數圓筭風姨兮幾
度款款紛紛載笑載隳肉忽鳴兮麗譙形復隔兮關津

諄曰室遙人遠心近形疏監鰈鷁之并合笑予汝之不
如亂曰黃鳥唱兮別枝朝光晃兮屋坐撫角枕兮心不
夷